

携光者

卷一·光明王【上下】

[美] 布伦特·维克斯 / 著
时雨 时青洲 / 译



携光者

THE LIGHT-BRINGER

卷一 光明王(上下)

[美]布伦特·维克斯/著
时雨 时青洲/译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The Lightbringer: The Black Prism
Copyright © 2012 by Brent Weeks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34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携光者. 1, 光明王 / (美) 维克斯著; 时雨, 时青洲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229-08899-6

I. ①携… II. ①维… ②时… ③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

① I712.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9341 号

携光者(卷一): 光明王(上下册)

XIEGUANG ZHE(JUAN YI): GUANGMING WANG(SHANGXIA CE)

[美] 布伦特·维克斯 著 时雨, 时青洲 译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邹禾 肖飒 方媛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 郭建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豪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 - 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21.75 字数: 560 千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899-6

定价: 74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致爱妻克里斯蒂

感谢你陪我走过十年美好的岁月，让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。



地狱山

七郡全图

艾达斯

赤崖山

大裂地

阿泰什

颅岛

卢城

光明利亚

大杰斯波岛

炮弹岛

小杰斯波岛

拉斯

绿港

浮城

血森林

滔天河

威利特



THE LIGHTBRINGER
THE BLACK PRISM

携光者 1 光明王

CHAPTER

- 01 -

乘着夜色，奇普爬上曾经的古战场。浓雾压向地面，遮蔽了四周的声响，也遮住了少年头顶的星光。虽说镇上的大人们大多避免靠近这一带，也禁止孩子们到这边来，但奇普已经在这片空地上玩耍过上百次——当然，是在白天的时候。今晚，他的目标是埋藏在这里的拉克辛结晶。

爬到山顶，奇普停下脚步提提裤子。在他身后，湍急的河水低吼咆哮，但或许，那其实是十六年前战死于此的士兵们的哀号。少年挺起胸膛，不去理会心中的杂念，周遭的浓雾让他觉得自己犹如深处静止之中，时空之外。毫无征兆的，他感觉太阳就快升起来了。他必须赶在日出前抵达古战场另一侧。今晚，他要比过去任何一次探险走得更远。

老实说，就算是芮米尔也不会晚上到这地方来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裂岩山闹鬼。不过那家伙可不用出来养家，他老妈也不会把他的薪水拿去抽大烟。

奇普攥紧自己的小腰刀，继续往前走。要知道，会将他拖入无尽深夜的，可不止那些不安宁的鬼魂。据说，以前曾有人在夜里见到一群在这附近徘徊的野猪，它们獠牙锋利，蹄子硬挺，如果你手上带着

火绳枪，意志也如钢铁般坚强，对方又恰好是个不错的猎物，那它们将无疑是一顿美味大餐；然而打从光明王之战开始，镇上的青年壮丁被尽数带走，之后便再没几个人会为了一片培根而冒生命危险去猎杀野猪。如今的莱克顿显然只剩下曾经的躯壳，现任女镇长也不愿再让任何一个镇民平白丢掉性命。再者说，奇普身上也没有火绳枪。

当然，野猪并不是唯一在夜间出没的动物，山地狮与金棕熊也有可能也在等待享用一顿名为“奇普”的肥美大餐。

数百步^①外，一声低号划破浓雾与黑暗，坠入漆黑的战场。奇普随之僵在原地。噢，这地方还有狼。他怎么把狼给忘了？

又一声狼嚎在更远处响起。这种回荡的号叫声，正是荒野特有的声响，能让你在听到的瞬间，全身冰冷、噤若寒蝉。那绝对是一种能够把人吓到屁滚尿流的美。

奇普舔舔嘴唇，继续前进。忽然，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跟在自己身后。被跟踪了？少年回头看了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果然多心了。难怪老妈总是说他想得太多。快走吧，奇普，还没到地方呢，其实动物们更怕你。况且，那声号叫说不定只是一种吓唬人的伎俩。事实上，狼嚎听起来总会比实际位置近许多，所以，狼群很有可能还在远方。

在光明王之战打响前，这里曾是一片肥沃的农田。由于紧邻安伯河，无论是无花果、葡萄、梨，还是芦笋——甚至其他所有作物，在这儿都长势良好。从最后一场战役结束——正好在奇普出生的前一年——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十六年，可这片土地依旧破败荒芜。几根老房子与马厩的木桩被烧得乌黑，倒插在地里，只露出一部分在外面。炮弹留下的深沟与弹坑随处可见。或许是因为眼下迷离的浓雾，那些

^① 本文所使用的“步（pace）”为旧制长度单位，约等于2.5英尺，并非指脚步迈出的距离。

弹坑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个小湖泊、隧道和陷阱，没有尽头，深不可测。

由于太阳的常年暴晒，大部分在战场上制成的魔法结晶最终都会溶解消散。但在这个地方，散落在战场各处的绿色拉克辛长矛，虽然破旧，却依然闪闪发光。散落在脚下的黄色拉克辛碎片甚至能轻易割破当地最结实的皮鞋。

其实早在很久以前，战场上所有值钱的武器、盔甲与拉克辛结晶都应该被拾荒者捡走了。然而随着季节变迁，雨水的不断冲刷，每年都会有更多神秘的物体从地表浮现，而那正是今晚奇普所期望的东西——他在寻找的是破晓第一缕阳光下最醒目的那一件。

狼群的号叫停止了。老实说，再没有什么比一直听那种惨人的叫声感觉更糟糕的了，但至少听的时候，你还能知道它们在哪儿。现在……奇普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。

在他面前，两个形状极不自然的阴影遮挡住山谷的入口——是两个大火葬柴堆烧剩下的余烬。奇普走过去，他恍惚觉得从浓雾里看见了什么，一时间，少年的心脏简直要跳到嗓子眼儿，那是盔甲斗篷甩动的影踪，有人正瞪着一对闪亮的眼睛在黑暗中摸索。但那身影转眼便被翻滚的浓雾吞没了。

有鬼。亲爱的奥赫拉姆神。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它的坟墓看。冷静下来，快往好处想想，说不定狼群也怕鬼呢。

意识到自己停下脚步，奇普屏息凝视黑暗。快走，呆子。

少年压低身子，继续前进。虽然块头或许有点儿大，但让奇普深感自豪的是，自己的动作向来轻盈。移开锁定在山丘上的视线，奇普依旧没看见什么鬼影儿，人影儿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这时，他又莫名地感到自己被人跟踪了，可回头看看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喀啦一声轻响，如同一颗石子从谁的身上落下。意识到眼角余光似乎瞥到什么，奇普迅速抬头看了一眼山丘。喀啦，一个火星出现在

视野之中，还有打火石敲上铁块的声响。

不一会儿，浓雾便被火焰照亮。借着微弱的火光，奇普总算看清一点细节。不是鬼——是一个士兵在敲打火石，他在试图点燃一根引火线。火苗燃起，在士兵脸上投出一道红光。黑暗中，他的眼睛看起来仿佛在发光。士兵将引线插入火绳枪的托座，用力转动，接着开始在黑暗中寻找攻击目标。

虽然现在只能看到闷烧的火堆，但想必刚才点火的时候，这士兵一直在盯着明亮的火苗看，夜视能力受到了影响。证据就是他的视线从奇普头顶扫过，却完全没有发现奇普的存在。

士兵很快又转回来，显得神经兮兮：“见鬼，这边我应该检查过了？那是些游荡的狼群吧。”

奇普继续前进，非常、非常小心地前进。他必须在士兵的夜视能力恢复前，再次深入到浓雾与黑暗之中。万一他在这时候弄出声响，那个人很可能会胡乱开枪。奇普踮着脚尖，悄悄地迈起步子。过度的紧张让他觉得后背有些发痒。毫无疑问，铅弹随时会从后面将他撕裂。

但他成功了。走出一百步，然后再远一点。没人尖叫，也没有枪声划破夜空。再远一点，再前进两百步。士兵点燃的火堆总算在他视野左方消失，从这距离看上去简直只比煤球稍微亮一点。为了保持自己的夜视能力，观察东西的时候奇普竭力不去直视光源。士兵附近没有帐篷，也没有铺盖卷，只有一个火堆。

为了看清黑暗中的物体，奇普尝试了戴纳维斯大师教他的小窍门。他放松视线，让眼神失焦，试着用视野边缘观看物体。除了一些不规则的石头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大概。于是，奇普又向前走了几步。

他看到冰冷的地面上躺了两个男人，一个是一名士兵。过去，奇普曾无数次目睹母亲失去意识的模样，因此他一眼便看出来，这个男

人绝不是普通的晕厥：他的身体不自然地躺着，四周没有毯子，嘴巴大张，双眼圆瞪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夜空。在这个死掉的士兵旁边，还躺着另一个人，他虽然被锁链绑住，但依然活着。这个男人侧躺在地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头上罩了一个黑色的袋子，袋口紧捆脖颈。

这名犯人还活着，而且浑身发抖。不，确切来说，他是在哭。奇普环顾四周，没有看到其他人。

“你干吗不把我也了结掉，该死的？”犯人开口道。奇普愣住了。他本以为自己走过来的时候，脚步已经足够轻。

“懦夫，”犯人说，“我猜，你只是听命行事？奥赫拉姆神会因你们接下来要对那个小镇做的事情降罪的。”

奇普听不懂男人的话，但对方显然已经把这份沉默视作他的表态。

“你和他们不是一伙儿的？”犯人的声音里出现一丝希望，“拜托，救救我！”

奇普走上前。他知道这个男人正在受苦。但他又停下，转头看向那名死去的士兵。士兵衣服的前襟沾满了血。是这个犯人干的？怎么干的？

“拜托，如果你一定要袖手旁观，至少请帮我松绑。求你了，我不想黑暗中死去。”

奇普向后退去，虽然这一举动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无情：“是你杀了他？”

“天一亮我就要被处刑了，所以我从里面逃出来。这个人抓住了我，并在临死前将袋子扣到我脑袋上。如果天真的快亮了，那么接班的人肯定随时都会过来。”

奇普还是没厘清他的话。要知道在莱克顿，根本没人会相信路过士兵所说的话。镇长也曾告诫镇上的年轻人，暂时与士兵们保持一定

距离——毕竟新郡首格拉多曾公开宣布，自己已经脱离光明利亚的统治，如今，他虽然自封为格拉多王，却依然想按惯例在镇上的年轻人里征兵。镇长告诉众议员，如果他不再是郡首，那他就没有权力去增加兵员。当然，不管格拉多是国王还是郡首，听到这话肯定都不会觉得高兴，好在莱克顿这个地方很小，还不足以让他烦恼上心。尽管如此，在一切平息下来以前，对镇上的居民来说，远离格拉多的士兵确实是明智之举。

但从另一方面讲，莱克顿现在没有郡首一事，并不能成为奇普将这个男人视作朋友的理由。

“这么说你确实是罪犯？”奇普问。

“承蒙太阳日的庇荫，”男人说，声音里流露出难以自抑的希望，“你瞧，小伙子——你还是个孩子，对吧？听起来像小孩的声音。我今天就要死了。我跑不掉了。实话实说，我还不想死，但我逃累了，所以这次，我要反抗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会明白的。先把我的头套摘了。”

尽管一些含糊不清的疑惑依旧在困扰奇普的思绪，但他还是上前解开了男人脖子上的活扣，帮他摘掉头套。

起初，奇普根本听不懂这个犯人所说的话，只是象征性地帮他一把。男人坐起身，不过双手仍被绑在背后。他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，和奇普一样是提利亚人，肤色相对白一些，满头卷发，哦不，应该是波浪发，手脚细长，肌肉十分发达。接着，奇普猛地注意到他的眼睛。

可以驾驭光谱，炼制拉克辛的人——“御光者”——通常都拥有一双不同寻常的眼睛。因为，无论他们能够操控哪一种颜色，最终那些颜色都会在他们的眼睛里留下些许残余。这些残留物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将眼睛的虹膜染成红色、蓝色或其他任何一种颜色。这个

犯人是一名绿色御光者——或者说他曾经是。但他的虹膜上却没有出现那一圈绿色的瞳晕，而是散落着零碎的斑点，就连眼白部分也满是绿色的小碎片，看起来仿佛是摔碎在地板上的陶器。奇普屏住呼吸，吓得猛缩回去。

“拜托了！”男人说道，“求你，我没有疯。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你是‘破光魔’。”

“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逃离光明利亚了吧。”男人回答。

因为在光明利亚，人们会像农民打压狂犬一样打压破光魔。

奇普战战兢兢地看着他，一副随时都会逃走跳开的模样。但男人并没有做出任何企图威胁他的举动。再者说，现在天还没有亮，就算破光魔真想做些什么，也要有光才行。四周的雾气似乎淡了一些，远处的地平线上也开始露出灰色。尽管跟疯子聊天什么的实在太过疯狂，但眼下或许没他想的那么夸张。至少在破晓以前，应该是这样。

破光魔盯着奇普，神色古怪。“蓝眼睛。”他大笑道。

奇普不禁皱紧眉头。他讨厌自己的蓝眼睛。曾经有一个像戴纳维斯大师那样的外地人也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。不过那对眸子长在他脸上很好看，长在自己脸上就很诡异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破光魔问。

奇普咽了咽唾沫，心想自己或许应该马上逃走。

“噢，看在奥赫拉姆神的分上，你觉得我会用你的名字对你施法吗？这小地方的人究竟有多无知？御光术可不是那么用——”

“奇普。”

破光魔咧嘴笑了：“奇普。那么，奇普，你想没想过为什么自己会被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？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奇普，觉得自己非常的与众不同？”

奇普没回话。他想过，也有过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奇普满怀希望地轻声问道。

“因为你是个傲慢的臭小鬼。”破光魔放声大笑。奇普不禁为自己的松懈感到懊悔，他不该对这个男人放松警惕，妈妈早就说过，那样只会让事情变糟。但有一瞬间，他还是放松了，并因此栽了一个小跟头。“下地狱吧，胆小鬼，”他反击道，“你连逃跑这种事都办不成，所以你才会被铁足的士兵抓到。”

破光魔笑得更大声：“噢，他们没有抓到我，他们雇佣的我。”

谁会雇佣一个疯子加入自己的军队？“他们肯定不知道你是——”

“嗯，他们知道。”

恐惧像一记重拳击中奇普的肚子：“你之前提到我住的小镇，就刚才。他们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你听见了？奥赫拉姆神可真会开玩笑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。你是孤儿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，我有妈妈。”话音未落，奇普马上后悔了。我干吗要对一个破光魔说这么多？

“如果我告诉你一个与你有关的预言，你会愿意相信我吗？”

“你刚才搞这种把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玩，”奇普说，“我们镇究竟会怎样？”马上就到破晓了，奇普可不打算在这地方逗留。不光是因为换班的卫兵随时会过来，还因为他不知道一旦有了光，这个破光魔究竟会做些什么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男人开口道，“其实你就是我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我不是说这个地方，不是说‘为什么我会在这儿’，不是指我为什么在提利亚。我是指，我会被锁住的原因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奇普反问。

“疯狂里总是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奇普。当然……”他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竟自顾自地大笑起来。平复之后他再次

说道：“你瞧，钥匙就在那个士兵胸口的口袋里，我够不到——”他晃了晃身后被手铐锁住的双手。

“我凭什么帮你？”奇普质问道，“天亮前给我个直截了当的答复。”

疯狂，而且狡猾，堪称无懈可击。“先用一句话回答我，”奇普道，“说吧，你们对莱克顿有什么阴谋？”

“放火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奇普问。

“抱歉，你刚才说只能用一句话回答。”

“但这根本算不上回答！”

“他们打算彻底摧毁你们镇子，杀鸡儆猴，这样其他人就不敢再忤逆格拉多王了。其实除了你们这里，还有其他好几个不服从命令的镇子，毕竟格拉多对光明利亚的叛变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。虽然每座小镇都有人蠢蠢欲动，想要向现任的光明王复仇，但也有不少人更愿意静观其变。你们镇子只是不幸被特别选中罢了。不管怎样，我本身还算有一点良知，知道这样不行，所以就被其他人当成了攻击目标。我和上司大吵一架，还把他给揍了，但那并不全是我的错。他们都知道我们绿色御光者不喜欢按规章制度办事，尤其是在我们‘破光’之后，”破光魔耸耸肩，“于是我就到这地方来了。我想这番话应该算得上是回答了，不是吗？”

他一下说这么多，奇普一时间无法完全理解——破光？——确实称得上是个直接回答。奇普走到死去的士兵身边，缓缓升起的阳光照射在士兵脸上，让本已失去生机的皮肤显得越发苍白。振作点，奇普，想知道什么就问。

少年看得出来，天马上就要亮了。夜空的尽头已经开始呈现诡异的暗影，裂岩山成对的两座高峰，其中一座已隐约可见，就连挂在山峰上空的群星也都开始慢慢隐去。

我该问些什么？

奇普有些犹豫，他实在不想去碰那个死人，但还是跪到地上：“为什么是我们镇？”他将手伸进士兵的口袋，小心地避免碰触死者的皮肤。口袋里装了两把钥匙。

“他们觉得你拥有一些本该属于国王的東西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只偷听到那么多。”

“莱克顿能有什么国王想要的？”奇普问。

“不是莱克顿，是你，我说的是你。”

奇普愣住了，他抚上自己的胸膛：“我？我自己？我根本一无所有！”

破光魔笑着咧开嘴，神色疯狂。但奇普觉得，这些话可能只是他的托词。“那么，这就是一个悲剧性的误会。他们的误会，你的悲剧。”

“什么？你认为我在撒谎吗！”奇普反问，“你觉得如果我有其他选择的话，会跑到这地方来捡拉克辛吗？”

“我才不关心你会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帮我把钥匙拿过来就够了，还是说我必须得回答些好听的话才行？”

帮他拿钥匙绝对是个错误，奇普对此心知肚明。破光魔的情绪向来不稳定，这家伙很危险，他自己也承认了。但这个人好歹说话算话，那奇普又怎么能食言呢？

奇普解开男人的手铐，打开链条上的挂锁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后退，像在躲避野兽一样一步步地与破光魔拉开距离。对方也不拆穿他，假装没看到他的反应，自顾自揉揉胳膊，前后用力甩了甩，接着走到士兵身边，将手再次伸进上衣口袋，从里面掏出一副碎了一枚镜片的绿色护目镜。

“你应该跟我一起走，”奇普说，“如果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……”